

朱沛德

金波是我国当代一位杰出的、屈指可数的儿童文学大家,也是我十分敬重的、知心知音的老朋友。

金波1992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,我有幸作为安徒生奖的语言顾问,撰写了题为《红线串着爱与美》的述评,向评委会作了推荐。蒙金波兄厚爱,这篇推荐词曾不止一次地收入他的作品集。他执着地表现“爱”,不懈地追求写得“美”,是名副其实的“美的向导,爱的使者”。

在2019年中少社举办的“呵护童心纯美六十年——金波儿童诗创作交流活动”中,我作了题为《礼赞童年·母爱·大自然》的发言。我分析了金波之所以能保持永恒艺术生命力的奥秘所在。我以为,一是他十分珍爱童年生活对自己的馈赠;二是十分珍爱自然万物对自己的馈赠;三是十分珍爱母爱、亲情对自己的馈赠。他是天真无邪的童年的歌者,五彩缤纷的大自然的歌者,也是至纯至真亲情、友情、乡情的歌者。

从2019到2024年,时隔5年,我又高兴地看到新颖的、别具特色的《金波别集》的问世。这是对他70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别样的汇总和亮丽的展示,也是对作者70年创作生涯的一次富有创意的回顾和小结。

编者按金波作品的题材和主题,将选入的作品按天、地、人、和的理念分为四集,这是符合作者的创作实际的,也是独具慧眼的一次梳理和编选。

我这次重读《金波别集》,确实有一些更为清晰、深切的感受。概略地说,有这么几点:

一是天人合一,和谐共生。这是金波向往的愿景,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用艺术手法鲜明表达的思想内涵。无论采用的体裁是诗歌、童话还是散文,也无论吟唱的是蜻蜓、蝴蝶、蟋蟀还是小鸟,作者都是满怀深情地把爱的种子、和谐的种子、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到孩子的心灵深处,让它们生根、发芽、开花,从而使他们热爱大自然,拥抱大自然,珍惜亲情、友情、乡情、爱国之情。

二是回归童年,童心永驻。年届鲐背的金波,依然能无时无刻、自然而然地融进童年,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童年的记忆伴随了他一生,全身心地浸润在孩子的世界里。正因为永葆童心,尊重儿童天性,了解儿童心理,他才永远拥有为孩子们写作的激情、灵感、愿望。

三是诗情画意,美美与共。《金波别集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都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,有温暖和谐韵律的优秀之作、精粹之作,做到了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,坚守文学品质与追求艺术创新的完美结合。用AI技术绘制插图,生动有趣。诗中有画,诗画交融,图文并茂,珠联璧合,让小读者和大读者都赏心悦目,爱不释手。

东方出版中心举办这次活动,欣逢金波兄的九十华诞。我衷心祝愿德高望重的诗翁健康长寿,在创作上有新的开拓,新的收获,争取攀登新的高峰。

诗话《西厢记》

余志成

近二十年前,上海市作家协会组织部分诗人赴南京交流活动,其间,我去了古玩市场,觅得一本古朴的《西厢记》画册。画册卷长一米五,叠页内有八幅黑白图片,画面妙趣横生。晚饭后,我将《西厢记》画册给诗友传阅,见大家兴趣浓厚,便提议每人在画册背面的空白处写一句诗,我们来个诗话《西厢记》。

话音刚落,时任上海市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的季振邦大笔一挥,写下“得月西厢下,爱情自会来”。第二个提笔的是诗人谢其珉,他沉思片刻边写边吟道:“疑是无人来,隔墙花影动。”

编辑过舒婷诗集《双桅船》的诗人姜金城轻声说句“我来”,留下了“情在月下,爱在西厢”的佳句。而田永昌留下的一句“泪在眼边,爱在心头”与朱金晨填词般的“世上不少张生,文坛却缺西厢”,把诗人们的情绪推向了高潮。

几位青年诗人也跃跃欲试,杨秀丽的“莺莺啼语西厢月,谁执桃扇话国缺”、韦泱的“西厢有记,爱情无痕”与徐芳的“唇红齿白吟,犹恨负心郎”也都别有风韵,而简洁明达的题句,当推老诗人宫玺的“永远的爱情”了,李天靖的“爱透西厢”则是短句长吟。

真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诗人中宫玺、李天靖已仙逝,但他们留在画册里的美妙佳句以及音容笑貌将长留人间。

晨起露未干,荷锄下农田。鲜花一大片,开在小路边。

(中国画)老树



们一个个小小的风口稚嫩,认真地吹出。

有一回,一个小女孩问:“我可以说不读完完什么吗?”

我说:“没有读完完什么呢?” “没有读完长大以后,会不会想起这个一分钱的读书故事,会不会特别想念你?”

我忍了忍心情的涌动:“我真希望你们可以想起这个故事,也想到我,那时,你们已经读过很多书了,各有各的优秀了,我那时的在哪儿呢?已经很老的我,还记得住今日吗?”

我脸上保持住愉快的神情,不显露惆怅和忧伤,提议说:“我们现在一起,假装在那个时候想着现在好吗?”

我没有盯住他们看,扮演着假装想的时候,也必须扮演相互不看,各想各的。可是小女孩突然喊了一声:“我们不是假装想,是真的想!”

我看着她,他们都看着我,所有的目光全都那么真实。就好像他们是他们的一页,他们是我的一页又一页,我们是一本那么特别的连环画。连环画没有再说话,安静的风

口,没有声音,应该正是在酝酿着第二行诗,第三行诗……

我的心里终究还是湿了。



2014年4月出版,反响甚好。那年的上海书展上,我还与徐新明伯伯相识,他知道我做过几本评论集,也想在我社出一本。《一介平民的声音》第二年5月顺利出版。后来熟了也晓得了他家的故事,他照顾残障夫人的故事更感人。三年后住在浦东的他告诉我

在浦西买了电梯房,正忙于装修。2019年3月4日凌晨0:41,收到微信:“黄老师,您好!我已乔迁,新址……徐新明敬上。”10天后的中午我发微信请他告知身份证号码,要给他寄版税。久等不见回复。隔天终于打通电话,他夫人接的,哽咽告知徐伯突然去世了……他给我的最后这条微信我一直保存着。

十日谈

我和上海书展 责编:郭影

第一行诗

梅子涵

我当过一分钱看一本小人书的小孩。很多的从前小孩也都当过。

小人书是一个很可爱的叫法,它既描绘了书的大小,也指明了读它的人。一个可爱的叫法让可爱变得更可爱,小人书就是连环画。

我的口袋里经常有一分钱、两分钱,所以可以经常挨近可算。

那算是有一点儿富裕的。那是并不富裕的外祖母给我的一点儿“惯养”。一分钱也可以买一粒水果糖。

我摸着口袋里的一点儿富裕,很有一点儿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出家门,走出院子,穿过马路,在一个小书摊前坐下来。那是一个可以把小孩们迷得无比

安定和顺从的地方。小书摊老板是最富裕的人,他不需要一点儿凶神恶煞,没有一个小孩

会挑战他的至高无上。我那时的确想过,如果我有那么多的小人书,会怎么办呢?那一丝的掠过,令我想不出如何处置拥有,但那只是一掠而过的空

空神往、天真大头梦。我长大些以后有一回经过我家院子外的一条小路,意外认出那个富裕的老板从路边黑黑的屋子里走出来,那应该是他的家,我没有

格外吃惊,反倒觉得,天堂般的富有也可能是在黑黑的屋子里的,天堂可以在一条小路边。那时,我不

有言道:一对夫妻和另一对夫妻作为挚友有许多好处。实际上,要找到和睦相处,甚至能互相敞开心扉的一对夫妻做朋友,也即所谓的“四通道”的友谊,建立起来不容易,但是值得尝试。

为什么呢?因为有研究这样说,当有一对夫妻作为自己的挚友,会使生活更为幸福,会使自己的婚姻更为牢固;当你们和一对夫妻朋友出去玩,会使你有机会从一个

新的角度认识你自己的配偶,当人们称赞你的妻子貌美、贤惠、知书达理等,你会油然而生一种“我的太太就是棒”的喜悦。

当然,和夫妻朋友玩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:意见不合、妒忌、对方唠唠叨叨等,甚至可能对对方看中的配偶,闹出“婚外恋”,岂不糟糕乎!

年龄也是一个问题,当人们年纪变老,交友的圈子就会变得狭窄,结交夫妻朋友也会更审慎,有时甚至会感到拘谨。临近退休前,内人和我与一对夫妻

是哲学家,依然只是一个稍微长大了些的小孩。

小人书有一分钱一本的,也有两分钱一本的,两分钱一本的是“电影版”,每一页都是电影中的真情景,真人物,好像把电影院

的幕布捧在手里,幕布上的故事会动,书中的不动,但是每一页的翻动,故事和画都动在天真小孩的呼吸间。我看过两分钱的,但还是更愿意看一分钱的,看一分钱的划算,如果有两分钱,就可以看两本。看的时间长是一个小孩

的盼望,小孩是那么愿意把有图画的故事久久捧在手里,两耳不闻

旁边事,筑成一个自己的城堡。

坐在路边一条长凳上的小孩,无论是一个,还是互不相识的几个,都像

是宁静的字符,正在独自写着他们阅读史的第一行叙事诗,抒情诗。它是我的第一行诗,因为只要说起书,说起

阅读,无论如何总会想起它,我的一分钱、两分钱的小人书文化消费。我很小的时候、很多大人的小时候,都在马路边很有些帅

地文化消费过!我们都不只是一个喜欢奔来跑去的玩耍小孩,文学、艺术在我们身上,都闪闪烁烁过。

后来我当作家了,而

且主要是当儿童文学作家。当儿童文学作家很好玩,经常可以和小孩

们讲故事,也吹吹自己小时候的事。别的大人也有这样的机会,但是小孩不太容易专心听讲,不做小动作,因为他们没有看过你的护照,护照就是

你为他们写的蛮好看的书,儿童文学作家是有护照的……

所以我也肯定给他们讲一分钱看一本小人书的事。不可能不讲,因为不回头,也总看见它,它在我的“史诗”的第一行。

我跟他们讲话,讲故事,既不嬉皮笑脸,也不当“教育家”,保持水深一根手指头,可是却发现一脚

踩不到底。这个小功夫,我认真练过,接近“炉火纯青”。为了保持些谦逊,我不好意思不打上引号,所以如果愿意忽略我的引号也是可以的。一根手指头的清澈,脚明明踩不到底了,头还露在水面,不假装

要淹死,小孩子不喜欢听故事听得要淹死。

讲完了一分钱的小人书故事,我照例也会问问题。小孩都蛮喜欢你问问题,要不然老师上课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问他们问题?你如果不问,他们会觉得你结束得太迅速,不认真,所以我必须认真。

我说,我现在要问问题了!

“一分钱可以买一粒糖,我读完了一分钱一本小人书,我又读完了什

么?”

他们不容易立刻接上,一根手指头的清澈也是要沉思一下的。我很赞同他们沉思一下,因为现在普及张口便来,问题没有

在脑子里兜个圈子。凡是问题,都应该兜个圈子。我小时候都是兜圈子的,很认真地想,结果想来想去常常想出了

也不错,像一只功架挺不错的,轻轻一叫的蝓蝓。兜圈子的蝓蝓也应该叫!小时候的夏天窗

口,总是挂着一个蝓蝓笼子,里面住着一个绿色诗人,它不是把感觉叫炎

热,而是因为炎热而把炎热叫得曼妙地散去,叫声里有风

口。一只沉思过的蝓蝓叫了:“读完了一本小人书,也就读完了一个小

故事。”

我重复地又说:“一分钱可以买一粒糖,我读完了一分钱一本小人书,就读完了一个故事,还读完了什么?”

“读完了一粒没有吃的糖的甜味。”

“读完了比一粒糖更甜的甜味。”

“读完了玩别的时间。”

“读完了从家里走到小书摊前的渴望。”

“读完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明白的道理。”

“读完了写这本书的人的心愿。”

“读完了一分钱。”

……

蝓蝓们的年纪大大小小,兴致勃勃地完成着我出的“阅读分析题”。一根手指头的清澈,浅入深出;诗性和哲学,从他

好的广告。而立马现场谈合作这等美事让我接连碰到只觉得是否在梦中?12年前的一个下午,按同事的关照静候陌生客。一位高个子身穿风衣的英俊男子正奋力拨开人群向我微笑走来,他

自报供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,买了《中国剪纸》《中国纹样》等一系列图书,很想在我社出版一本剪

影方面的书。剪影脱胎于中国汉画像砖及皮影戏,在欧洲流行了几百年,歌德称其为“迷人的

黑影”。看了建国兄的简介,对他的艺术创作肃然起敬。为了让中外读者更多地了解和喜爱剪影艺术,他想将最新创作的

中国主题剪影以及实践经验汇于一书。这样一本好书没有理由不接受不出版,为了让此书能走向世界还特意中英文对照,全彩印刷。他要求在上海书展推出。《中国剪影技法》终于在



子涵夜话



四通道友谊

周炳捷

我在上海书展值班了十多年,趁着难得机会大饱眼福好好学习。最喜欢看书的封面,但更关心版权页,里面的印张、印数、定价让人一目了然,豁然开朗。最有意思的常会看到一对老夫妻拉着童车来逛书展,面对书老伯伯样样都要,老伴在旁咕嘈:“好了,家里这么多书了,买回去放不下了!”但老伯伯我

因素,执意拿下。老伴没辙,又一次随他去吧!

刚进单位,一位老前辈轻轻地对我说:“作者是跟编辑走的。”当时没有体会,但30多年做下来体会到了这句闲话的分量。“远东收藏系列”发展至今正好20年。2009年的上海书展,该系列图书初具规模,我特意站在高大的“远东收藏”书柜前让同事留影一张。有同行不解:“这种书也赢利?”更有以前也做相同题材的同行艳羨道:“都让你黄老师做了。”他们已感受到了有备而来的压

力。老法师陈克希每次来我办公室指着《书之五叶》《民国出版标记大观》,总是笑眯眯地说:“好书!有分量!”前辈卢润祥是“远东收藏系列”的“铁粉”,买了好多,他说:“版本史料研究靠它。”

“编辑是舞台上负责检场的黑衣人。”在日本讲谈社担任35年总编辑的鹭尾贤说,“持续怀抱梦想也是编辑必要的

资质。”有前辈说,品德修养、优雅举止、敬重的态度、真诚的表达、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拉近距

离,这就是理想中的优秀编辑。素不相识的北京同行刘瑞升打来长途,说他的《徐霞客游记书影》一定要放在“远东”出。他的信任让我受宠若惊。

在上海书展上结识慕名而来的陌生朋友,是因为我策划、责编的书的牵线搭桥。我心想,书是最好的名片,最

书缘与人缘

黄政一